

哲学与宗教系列



Weiming
Translation
Library

哲学实践

实用主义和哲学生活

PRACTICING PHILOSOPHY

PRAGMATISM AND THE PHILOSOPHICAL LIFE

〔美〕理查德·舒斯特曼 著

彭锋 等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哲学实践

实用主义和哲学生活

[美]理查德·舒斯特曼 著
彭 锋 等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京

著作权合同登记：01-2002-5097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哲学实践/[美]理查德·舒斯特曼著,彭锋 等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10

(未名译库)

ISBN 7-301-05906-X

I . 哲… II . ① 舒… ② 彭… III . 哲学—研究 IV . B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78055 号

Translation copyright 2002 by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Practicing Philosophy

by Richard Shusterman

Copyright © 1997 by Richard Shusterman

All Rights Reserved.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书 名: 哲学实践

著作责任者: [美]理查德·舒斯特曼 著

译 者: 彭 锋 等译

责 任 编 辑: 马辛民

标 准 书 号: ISBN 7-301-05906-X/B·0245

出 版 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网 址: <http://cbs.pku.edu.cn>

电 话: 出版部 62754962 发行部 62754140 编辑部 62752025

电 子 信 箱: zpup@pup.pku.edu.cn

排 版 者: 兴盛达打字服务社 62549189

印 刷 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发 行 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890mm×1240mm A5 开本 7.875 印张 235 千字

2002 年 10 月第 1 版 200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6.00 元

《未名译库》出版前言

百年来，被誉为最高学府的北京大学与中国的科学教育和学术文化的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北大深厚的文化积淀、严谨的学术传统、宽松的治学环境、广泛的国际交往，造就了一代又一代蜚声中外的知名学者、教授。他们坚守学术文化阵地，在各自从事的领域里，写下了一批在中国学术文化史上产生深远影响的著作。同样，北大的学者们在翻译外国学术文化方面也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1898年6月，早在京师大学堂筹办时，总理衙门奏拟的《京师大学堂章程》第五节中就明确提出“开设编译局，……局中集中中西通才，专司纂译”。1902年1月，光绪发出上谕，将成立于1862年，原隶属于外务部的同文馆归并大学堂。同年4月，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张百熙奏请光绪，“推荐精通西文，中学尤有根底”的直隶候补道严复，充任译书局总办，同时又委任林纾为译书局笔述。也在这一年，京师大学堂成立了编书处，任命李希圣为编书处总纂。译书局、编书处的成立和同文馆的并入，是北京大学全面翻译外国图书和从事出版活动的开始，也是中国大学出版活动的开始。1902年，是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创设之年。

辛亥革命以前，京师大学堂就翻译和出版过不少外国的教科书和西学方面的图书。这一批图书成为当时中国人睁眼看世界的重要参考书。从严复到蔡元培、蒋梦麟、胡适等校长执掌北大期间，北大更是以空前的热忱翻译了大量的外国作品。二三十年代，当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汉译世界名著丛书及万有文库中的许多译者来自北大。一百年来，在北大任教过的严复、林纾、蔡元培、鲁迅、周作人、杨昌济、林语堂、梁实秋、梁宗岱、朱光潜、冯至、曹靖华、金克木、马坚、贺麟、洪谦、宗白华、周一良、齐思和、唐钱、刘振瀛、赵萝蕤、杨周翰、郭麟阁、闻家驷、罗大冈、田德望、吴达元、高名凯、王力、袁家骅、岑麒

祥等老一辈学者,以及仍在北大任教的季羡林、杨业治、魏荒弩、周辅成、许渊冲、顾保、张世英、蔡鸿滨、厉以宁、朱龙华、张玉书、范大灿、王式仁、陶洁、顾蕴璞、罗范、赵振江、赵德明、杜小真、申丹等老中青三代学者,在文学、哲学、历史、语言、心理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政治学等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领域里,以扎实的外语功力、丰厚的学识、精彩的文笔译介出了一部又一部外国学术文化名著,许多译作已成为传世经典。在他们的译作中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对振兴中华民族的责任和对科学文化的关怀,为我们的民族不断地了解和吸收外国的先进文化架起了一座又一座的桥梁。

值此北大出版社建立 100 周年之际,我社决定推出大型丛书“未名译库”(Weiming Translation Library)。“译库”为大型的综合性文库。文库以学科门类系列及译丛两种形式出版。学科门类系列包括:哲学与宗教系列、文学与艺术系列、语言与文字系列、历史与考古系列、社会学与人类学系列、传播与文化系列、政治学与国际关系系列、经济与管理系列等;译丛为主题性质的译作,较为灵活,我社即将推出的有“经济伦理学译丛”、“新叙事学理论译丛”、“心理学译丛”等等。“未名译库”为开放性文库。未名湖是北大秀丽风光的一个象征,同时也代表了北大“包容百川”的宽广胸襟。本丛书取名为“未名译库”,旨在继承北大五四以来“兼容并包”的学术文化传统。我们将在译库书目的选择(从古典到当下)和译者的遴选上(不分校内校外)体现这样一种传统。我们确信,只有将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我们的头脑,才能够建设一个现代化的社会。我们将长期坚持引进外国先进的文化成果,组织翻译出版,为广大人民服务,为我国现代化的建设服务。

由于我们缺乏经验,在图书的选目与翻译上存在不少疏漏,希望海内外读书界、翻译界提出批评建议,把“未名译库”真正建成一座新世纪的“学术文化图书馆”。

《未名译库》编委会
2002 年 3 月

献给埃里卡·安多(Erica Ando)

Practicing Philosophy

Pragmatist and the Philosophical Life

Richard Shusterman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1997

根据罗特尔基 1997 年版译出

中译本序

本书试图复兴哲学生活作为西方哲学的中心主题的观念。我的希望是：通过将哲学描绘为具体的生活实践而不仅仅是抽象的理论，哲学可以变得与更多人更有关系、在社会上更有影响、且自身更为丰富和更有活力。本书用 20 世纪的实用主义哲学来阐明这种哲学生活。实用主义凭借它对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生动的生活经验的中心地位、以及哲学首要服务于改善生活的目的而不只是为真理而服务于真理的目的的坚决主张，使自己有别于绝大多数现代西方哲学。对实用主义来说，生活的目的不仅处于哲学的核心，而且处于所有认识的核心；所有认识的实际目标不只是达尔文式的生存，而是为了完善人性和增进经验而使各式各样生活兴趣变得兴旺昌盛。

由于我对中国哲学传统的极大尊敬，我尤其喜欢将这一点介绍给拙著的中译本。不过，我尤其要表达我的谦卑，因为中国哲学传统在表达哲学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上已经堪称模范。的确，对于这个主题，中国哲学传统比西方现代性哲学——它的占统治地位的模式更经常是抽象的、理论的自然科学的模式——远为可信。中国哲学不需要实用主义的教导来认识作为生活方式的哲学的重要性。不过，实用主义的观念也许能够有效地向中国读者展示西方哲学家对哲学进行构想和实践的不同方式，从而使我们能够更好地比较东方和西方对哲学生活不同探究，并巩固生活艺术作为哲学的中心事业的一般观念。这种跨文化的哲学对话，既可以为哲学生活提供丰富的传统，又可以给它提供不同的但又趋向一致的论证。我对中国哲学的知识还非常有限，但是我已经知道的东西使我确信：对于富有成效的对话来说，中国哲学的传统和实用主义是一对极好的伙伴，因为在涉及哲学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上，它们共享许多关键的观点。将某些共同的观点呈现出来，是将本书的实用主义观点介绍在中国读者、帮助复兴富有成效的中国-实用主义对话的一种好方式。这种对话对于启发我的哲学工作的杜威来说，非常重要。

也许它们最基本的共同观点是：哲学从根本上是实践的。哲学应该不仅旨在对现实的理论描述，而且旨在实现人类的利益和提升我们的人性。因此，哲学必须与道德、政治和价值问题有深入的联系，而不只是努力模仿自然科学或者将自己迷失在超验的形而上学之中。当然，在努力完善我们的人性中，哲学必须认识到人的本性被置于与之共享生产活力的更大的自然世界之中。智慧意味着利用这些更广大的自然活力，尊重自然的节奏与限度。用我从中国哲学学到的术语来说，仁被深植于一个更广阔结构性的道之中。

如果哲学从根本上寻求保存、培养和完善人的生命，那么这种对改善的追求至少有两个平行的维度：首先，存在人自身内在的自我实现，一种实现体现在自身与他人的和谐之中的、统一和完整的人格的愿望。但是，纯粹个人的内在状态，对实用主义哲学是不够的。实用主义哲学要求某些在行动领域中的外在表现，一种在生活的行为举止中的美德，一种通过个人的实际努力和榜样生活而使世界获得尊严并得到改善的能力。对我来说，这种内在和外在完善、自我和社会实现的双重理想，似乎在“内圣外王”的观念中得到了恰到好处的表达。

自我修养和自我完善的哲学生活，有时候被批评为一种与世隔绝的自恋狂。难道我们不应该把哲学用于更大的公众事物、用于作为整体的宇宙吗？难道个体自我不是远为广大的社会和自然力量——它们更应该形成我们所有哲学努力的真正中心——的产物吗？实用主义并不否认：个体是由更大的社会风俗和自然力量塑造的。但是，作为这些更大力量的表现，个体也是这些力量反过来得到激活和重塑的手段。我们只有掌握好我们首要的行为手段——即我们的自我，才能最好地影响更大的社会和自然世界。即使更高的目标是社会或作为整体的宇宙之善，但自我的改善仍然是实现这种目的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手段。实用主义哲学也是这样一种哲学，它主张如果我们珍视某种目的，我们也必须尊重达到这种目的所需要的手段。我认为，这一点与中国思想形成了共鸣。在《大学》中，孔子写道：“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尽管许多人类生活中的邪恶是由有害的外部条件产

生的,但如果放弃我们对自我的关怀(也就是说,如果不能完善我们的感知、知识、美德、健康和人性),我们将缺乏克服和转变那些条件的能力。

如果哲学旨在自我完善,这种美德和智慧的理想应该被怎样理解?尽管我认可西方哲学经常通过精神健康和精神治疗来诠释这种理想,但我这本书却赞成一种通过哲学生活进行自我完善的审美样式。哲学家通过将他的思想和行为以及将他的心灵、身体和个人历史仔细雕琢为一个在审美上完整的整体,而努力将他的生活做成一件富有魅力的艺术作品。根据实用主义,审美并不从道德和认识中分离出来,因此,最美的生活不能生活在无知或邪恶之中。

雕琢自我的工作,不仅给个别哲学家以方向和满足,而且作为一种鼓舞人心的榜样而服务于别人在他们自己的生活中实现美的追求。传说苏格拉底是一个雕塑家的儿子,他对艺术家为什么倾注那么大的心思和努力去雕塑木头和大理石,却让他们自己的自我保持为畸形的东西,保持为机会、盲目习惯和疏漏的偶然产物,而感到大惑不解。我认为这种自我完善的审美样式对中国哲学来说也非常重要,也许这正是中国哲学的重要哲学家有时候也是艺术家和行政官员的原因。孔子强调君子要文质彬彬,并且力荐一种通过教育完善自我的审美样式。“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礼记·学记》)。他主张一个人必须经过“立于礼,成于乐”而得到审美上的塑造。德和道不只是“知之”和“好之”的东西,而是我们应该“乐之”的东西。

在肯定哲学生活的审美样式的丰富价值中,《哲学实践》也强调:存在这种样式的各种非常不同却非常有用版本,因为对于什么作为“审美”的最重要的品质,存在非常不同且相互竞争的见解。一些见解强调统一与和谐,另一些见解则着重新奇与复杂。虽然本书只是展示实用主义和西方哲学已经描绘和实践审美生活的一些不同方式,但是我认为我们在中国思想中也能看到某些不同的方式。例如,对孔子来说,审美生活的理想境界往往倾向于复杂与精致,其中礼和乐被提倡为完善一个人的仁的自我控制和自我发展重要工具。

相反,老子则要求一种更为简单的审美生活,强调与自然的基本和谐,不用礼和艺术的方法去努力控制自我。

不过,实用主义还指出了为什么不能仅有一种模式的哲学生活艺术的另一个原因。一个人的生活不能从他生活于其中的、从中获得行动的活力和时机的环境中孤立出来。不同的环境为一个人将生活做成艺术作品提供了非常不同的工具和可能性,实用主义是一种非常欣赏变化的前后关系的哲学,它欣赏根据前后关系调整我们的思想和行为的必要性。必须要有关于审美生活的一定数量的多元性,因为不同的个体可以被他们生活于其中的不同环境不同地塑造。对多元性和互文性的深入赏识,是实用主义与中国哲学——像我对它的理解那样——走到一起的另一要点。尽管我们可以从美的人生的伟大榜样中学到很多(与此相对,我们也从失败的审美人生中学到了很多),但一个人必须为他自身而努力获得他自己的审美人生。在这种意义上,哲学可以是每个人自己的个人事业。

哲学作为生活实践还有一个方面,即对作为自我完善的重要工具、作为更好的感知、行为、美德和幸福的关键的身体的培养,对此我的实用主义比绝大多数西方哲学都强调得更多。为了(在理论和实践中)适当处理哲学中这种身体的维度,我在努力确立一个我称之为“身体美学”的学科,对于这个学科我在这本书中有些介绍,但在《实用主义美学》(已经出版中文版)^①、特别在《践行生活》^② 中我作了更为详细的描述。在我因为对身体倾注太多的关注而遭到西方哲学同事的挑战时(被视为一种狭隘的、自恋的兴趣,必然干扰更宽广的、更高贵的伦理和政治关注),我常常从中国哲学家对身体的英明尊重中得到鼓励。他们认识到,如果不使用身体的方式,就无法实现美德和好的统治。

正如孟子所说,“不失其身而能事其亲者,吾闻之矣;失其身而能

^① 《实用主义美学——生活之美,艺术之思》(*Pragmatist Aesthetics: Living Beauty, Rethinking Art*, Second Edition, New York: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0), 已经由商务印书馆出版(2002),彭锋译。

^② *Performing Liv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0.

事其亲者，吾未之闻也。……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如果一个人不能够通过适当地照料好他的身体来适当地照顾他自己，他怎样能够管理好一个国家呢？正如老子所说，“爱以身为天下，可以托天下”。中国哲学进一步认识到，生活艺术中最有说服力的教导可以不通过理论文本来传达，而是通过教师——他通过补充和解释他的教学语言的人格榜样来教导学生——的身体举止和优美行为的无言力量来传达。

由于我生活在离中国很远的地方，这里我只能把我关于哲学生活的语言给你们，而不能给你们任何关于哲学生活的具体表现。如果言辞比行为软弱无力的话，当它们被从自己原来的语言中取走并转化进一种外语语境中时，通常就越发显得软弱无力了。尽管如此，我希望读者能从这个文本中发现某些有用的东西。如果你们真的发现了有用的东西，你们就会明白我对北京大学彭锋教授和他的学生们完成艰苦的翻译工作的深深感谢，同时会明白我对北京大学出版社马辛民先生有兴趣出版本书的深深谢意。他们给了我一个极好的机会与我非常尊敬的中国哲学的活的传统来分享我的思想。

中译者导言：另一种哲学实践

一

马克思有句名言：哲学家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改变世界是实践，解释世界只是理论。因此，哲学作为理论，是典型地与实践相对的。那么，为什么还要说哲学实践？甚至似乎说一种哲学实践还不够，还要说另一种哲学实践？

其实，我们可以对实践做一种宽泛的理解，将实践理解为泛指做任何事情。之所以说哲学实践，因为思想毕竟也要思想，也要动脑去想，这同动手去做，没有本质的差别。在这种意义上，哲学实践就是哲学的做法或者做哲学的意思。

我们典型的做哲学的方式，就是思考，或者反思，这是一种做哲学的方式；我说的另一种哲学实践，这里的实践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做，而是那种与理论思考相对的实践。也就是说，这种哲学实践不仅是另一种思想方式，而是一种与纯粹思想相对的真正的实践行为，用舒斯特曼的话来说，这样一种哲学实践可以称之为生活艺术。由此，我们有了两种做哲学的方式：一种是将哲学做成一种理论思想，一种是将哲学做一种生活艺术。

二

今天的人们通常将哲学理解为理论思考，几乎从未听说哲学还可以作为一种生活艺术。因此，人们自然会问：这另一种哲学实践如何可能？它还能算得上是一种哲学吗？

要证明一种东西的可能，一条路径是指出它的确存在（过去曾经存在、现在正在存在），另一条路径是从逻辑上证明它的存在，即使它现在并不存在、过去不曾存在，但按理它应该存在，或者在将来的某一天总会存在。

作为一种生活艺术的哲学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都有它自己的传统。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指出事实的方式，证明它的存在。

正如舒斯特曼通过考察指出，在西方哲学中，作为生活艺术的哲学传统曾经非常强大。像西塞罗、爱比克泰德、塞涅卡和蒙田之类的哲学家，将纯粹的理论家贬低为只不过是“文法家”和“数学家”，他们献出更多的“关心和注意给他们的演讲……而不是给他们的生活”，“教导我们怎样论辩，而不是怎样生活”。在这个传统中，哲学获得她的价值和“在其他艺术之上的权威”，因为她是“生活自身的艺术的女主人”。因此，“这种所有艺术中最有价值的艺术、令人满意地生活的艺术”，更应该在一个人的具体生活品质中检验，而不是在一个人的理论著述中检验。“哲学”，塞涅卡说，“将幸福作为她的目的”，而不是将书本知识作为它的目的。对后者的热情追求，不仅无益，而且有害。第欧根尼·拉尔修报告说，某些杰出的哲学家，“根本什么都不写”，他们像苏格拉底那样，主要通过他们的榜样生活的品行，而不是通过系统阐述的学说，来传达他们的教诲。就像蒙田所写的那样：“写作我们的品性，而不是写作书本，是我们的义务……我们伟大而光荣的杰作，是适当地生活。”甚至在现代哲学家如克尔凯戈尔、尼采、杜威、维特根斯坦、福柯那里，也可以发现这个传统的回响（参见舒斯特曼《哲学实践·导论》）。

哲学作为一种生活艺术而不是理论知识，在中国哲学中似乎更加明显。无论是儒家、道家还是佛家，都不同程度地表现过对哲学作为理论知识的轻蔑，对睿智、聪明、生动的生活的向往。关于这个方面大家都很熟悉，就不用再多说了。

三

然而，作为一种生活艺术的哲学在现代受到了专业哲学体制的蒙蔽和抑制。哲学作为一种将美和幸福生活带给它的实践者的生活艺术的观念，对今天的专业哲学，就像占星术对天体物理学那样陌生。今天的人们并不怎么喜欢哲学，因为他们觉得哲学与生活毫无关系。哲学中的许多功能已经被其他现代科学所取代，哲学变得越

来越苍白无力。有时候，哲学为了维持自身的自律性，还有意使自己与生活实践保持距离，甚至与生活实践保持距离成了现代哲学继续存在的重要理由。就像高级艺术那样，当高级艺术的各种社会作用被其他领域所逐渐取代之后，所谓的“无利害性”和“为艺术而艺术”就成了高级艺术存在的重要理由。

现代专业哲学对作为一种生活艺术的哲学的抑制，如果说这是哲学进步的一个必然的发展趋势，那么即使我们可以为作为生活艺术的哲学找到强有力的传统，我们也不能证明这种哲学实践可以在现代继续存在。因此，为了显示作为生活艺术的哲学实践在现代仍可以继续存在，我们必须给出另外的理由。

为了下面论述的方便，我们先简要地指出两种哲学实践之间的主要差异。作为理论思考的哲学实践与作为生活艺术的哲学实践之间存在很多明显的差别。首先，他们的行为方式不一样。作为理论思考的哲学实践只是动脑子想，作为生活艺术的哲学实践还要用身体去做。其次，目标不一样。作为理论思考的哲学实践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获得关于宇宙人生的普遍真理，作为生活艺术的哲学实践则是为了获得个人的幸福生活。从范围上来说，作为理论思想的哲学实践只是“更少”的知识精英的事情，局限在高雅的学院之内；作为生活艺术的哲学实践可以是“更多”的人民大众的事情，存在于普通的社会之中。

根据这种简单的区分，我们可以进一步主张，作为生活艺术的哲学实践不仅曾经有一个很强的传统，而且在现代社会中也有继续存在的理由。

我们至少可以给出三方面的理由，证明作为生活艺术的哲学实践可以在现代社会继续存在。1. 专业哲学的狭隘化倾向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其中包含了许多利害考虑，对这些隐藏的利益考虑的揭示，将使得现代专业哲学并不像人们所想像的那样高雅和纯洁，也并不像人们想像的那样，是哲学在本质上发展的必然结果。2. 专业哲学的目标和手段上的矛盾，将使得它必然从理论思想领域走向生活实践领域。3. 作为生活艺术的哲学实践，是现代专业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在这里，我想简要地清理一下前两条思路，然后着重

讲一讲后一条思路。

关于专业哲学的狭隘化倾向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且包含了許多利害考虑,从而导致专业哲学并不是在本质上更为先进的一种哲学,或者说,导致了专业哲学并不是在本质上惟一的真正哲学。专业哲学也是哲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阶段,过去的哲学不是这样,未来的哲学也有可能不是这样。对专业哲学中所暗藏的利益考虑的揭示,可以参考布尔迪厄对现代美学的批判。现代美学将审美视为一种无利害性的东西,显得那么纯洁和高雅,仿佛不食人间烟火。但是,正是在这种无利害外衣的掩盖下,隐藏着一种最大的、甚至有些见不得人的利益考虑。贵族阶级在现代社会可能失去他们在宗教上的特权、也可能失去他们在政治、经济上的特权,但是他们可以通过构造一种适合他们自己趣味的审美,通过他们对高级艺术那种享有特权的占有,而继续维持他们高人一等的社会地位。因此,表面上无利害性的审美,事实上隐藏了贵族阶级为了维持其阶级特权的最大的利害考虑。根据一种类似的思路,我们也可以将哲学从广大的生活领域中孤立出来使之成为少数知识精英的无利害的游戏,其中也隐含了巩固知识精英的阶级特权和高人一等的社会地位的利害考虑(参见舒斯特曼《实用主义美学》[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七章)。

专业哲学的目的,如果用冯友兰的话来说,是为了追求天地境界,用胡塞尔的话来说,是为了回到事物本身。不管是天地境界还是事物本身,都与专业哲学的典型方式——思想——相矛盾。在冯友兰看来,这天地境界的基本特征是不可思议、不可言说的,而专业哲学除去思议和言说将一无所有。胡塞尔的目标是回到事物本身,而任何在思想中、严格说来在反思中的事物,都不是事物本身,都是对事物的再现,而不是事物的呈现。因此,在哲学思考中显现的事物都不是事物本身,在哲学思考中显现的生活,也不是生活本身。哲学要达到它的目标,就必须放弃它具有特征标志的手段和方法。从纯粹的对生活的思考进入对生活的经验,因为经验中的生活比思考中的生活更接近生活本身。由此,我们说,从理论思想走向生活实践、从学院走向社会,是现代学院哲学追求自身目标的结果。学院哲学内部存在着导致学院哲学解体的特洛伊木马。

现代学院哲学越来越不相信人生有什么真相，或者说，不相信人生只有一个真相，这个真相可以由哲学家或伟大的哲学家发现。而是相信，人生没有真相或者不止一个真相。人生的真相，不是发现的，而是创造的。哲学思想，就是不断制造新的关于人生与世界的思想。为了在残酷的专业竞争中保持不被淘汰，哲学工作者就要不断制造新的思想。然而，怎样才能诞生新的思想呢？显然，新的思想不能从旧的思想中推导出来，更不能是对旧的思想改头换面的模仿。一个新的思想的诞生有两个必要的条件。一个是推理，一个是感受。感受能够提供新的思想必要的内容和方向，推理可以使朦胧的感受变得条理清楚。我们每个人都有许多新鲜的感受，但我们并没有太多新鲜的思想，其中的原因是我们没有用理性思考的形式把这些感受表达清楚。我们有很好的逻辑训练，天天想着要创造新的思想，但我们也没有太多的思想，因为我们已经变得对生活没有惊奇、对一切毫无感觉。要想创造出新的思想，就必须从学院哲学的理论思考中走进作为生活艺术的哲学实践中，这样才能找到新的思想的萌芽。

四

显然，在说明作为生活艺术的哲学实践的优越性方面，榜样的作用远胜过抽象的推理。然而，如果要当代人去接受苏格拉底、孔子、庄子作为哲学生活的样板，似乎难以奏效。这些好几千年前的人物，似乎只适合出现在哲学思考中，而不适合出现在现实生活中。因此，舒斯特曼讲了一些离现代人生活更近的哲学家的故事。20世纪的重要哲学家杜威、维特根斯坦和福柯，被舒斯特曼看作现代哲学生活的三种典型（以下叙述，参见舒斯特曼《哲学实践》第一章）。

根据传记，杜威、维特根斯坦和福柯在专业哲学上的巨大成功中却暗示了一种日益增长的不满，不满于专业哲学中的抽象思想与具体生活的分离。他们对专业哲学持一种非常矛盾的、有时甚至是轻蔑的态度。

杜威曾坦承他的哲学主要是个人经验的产物，他从书本上学到的只是一些技术性的东西，而真正促使他不得不思前想后的是现实